

走进南京城墙博物馆

感受人与城墙的连接

本报记者 尹晓宇



俯瞰南京城墙博物馆。

本文图片均由南京城墙博物馆提供

“到南京城墙博物馆看什么？”江苏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马麟2016年筹划建馆时就面临这样的提问。因为如果光是看城墙、看城砖，还不如在城墙上走一走，观众没有必要来博物馆。日前，南京城墙博物馆试开放运营。这座国内规模最大的城墙专题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基本陈列围绕“旷世城垣”主题，从设计思想、筑城技术、皇都威仪、军事防御、遗产传承5个方面，展示各类文物2000多件（套），并通过场景复原、数字沙盘、多媒体展示等方式，让观众深入感受南京城墙的历史文化价值，体会人与城墙的连接。

城砖烧造大有讲究

公元1366年，明朝建立前2年，朱元璋下达“筑城令”。历经28年，耗费城砖上亿块，最终筑成包括皇城、宫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垣的南京明城墙。现存25公里的京城墙“高坚甲于海内”，时至今日，仍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城垣。

南京城墙博物馆内有一座从江西黎川易地保护搬迁而来的馒头窑，直径超3米，高度超2米，窑门在明代开窑时被打破，后上方还有3支短烟囱。窑内出土的砖坯印有“建昌府”“新城县”字样，与南京城墙上印有“建昌府”的城砖相吻合，证实了此窑即为明代烧造南京城墙的遗址之一。

明城墙砖要求“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烧造上大有讲究。泥料要选择黏而耐晒、粉而不沙的黏土，堆放后经日晒雨淋使其中的颗粒分解，再过筛使之更加细腻，然后用经过曝晒的水，浸泡去除酸、碱成分，再经人或牛的反复踩踏去除气泡，最后将砖坯填入城砖模具中制坯，在砖坯上模压或刻划出砖文。

入窑烧制是制砖最关键的环节。待砖坯火候烧足后，窑口堵住烟道，在缺氧环境下，砖坯中的红色高价铁被还原成淡绿色低价铁，再加上柴薪的黑炭粒子渗入，砖就变成青灰色，硬度比红砖更高。这时还有重要一步叫做“甃水”——在窑顶大量浇水，水渗入窑内既可以降温又可以隔绝空气，避免砖氧化变色，使其一直保持青灰色。

马麟介绍，从史料和考古发掘来看，明代参与南京城墙烧造的地区多达37府、近160多个县，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5省。广大劳动人民用匠心和汗水制造出高质量的城砖，砌筑起屹立数百载的南京城墙。

铭文蕴藏丰富信息

从明城墙建造之日起，城砖就成为南京人生活的一部分。住在城墙附近的市民，多年来的生活已与城墙融为一体；每逢重阳佳节，登城墙成为南京人登高习俗的一种表达；在城砖上，老南京可能会发现自己祖上亲人的名字……

在南京城墙博物馆，一个由700多块城砖组成的展厅带给观众极大的视觉震撼。一块块砖列阵排布于展墙上，砖文面朝外，砖上铭文传递着丰富的信息。

印有“南京工部关防”铭文的城砖，表明除沿江地区外，中央政府的工部也直接参与制砖；印有“水军右卫中所”“广洋右所”铭文的砖表示军队也参与烧砖；而铭文中出现“天界寺”“报恩寺”“龙吟观”等名称，表明寺观也要承担烧砖任务。

砖上铭文内容是逐渐丰富的，早期铭文一般只见“某某府”字样，后期的铭文中则可见某府某县，并有多层级人名，这是城砖生产责任制不断完善体现。展厅里有一块标识了九级责任制的砖，铭文涉及提调官、通判、司吏、主簿、总甲、甲首、小甲、窑匠、造砖人夫。砖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就可据此追究责任。据统计，明城墙上的砖，每级一般都有九级，最多的达十一级。

马麟告诉记者，自2018年以来，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实施“南京城墙本体砖文信息采集”项目，借助GPS定位系统、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技术手段，完成了现存25公里南京城墙本体砖文信息采集，获取了17万余块清晰铭文城砖照片与坐标定位，实现了对南京城墙砖文信息的抢救性保护和永久性保存，并建立了可供查询利用的城砖铭文电子资料库。

南京城墙博物馆内有城砖铭文查询设备，观众可根据姓氏、地点等进行查询，找到与自己“沾亲带故”的城砖。展厅外还有“我们的城墙”多媒体播放屏，100多位讲述者叙述自己与城墙的故事，以个人记忆为切入点，反映半个多世纪来南京城墙的变迁。

文物见证历史硝烟

马麟介绍，军事防御板块是南京城墙博物馆展陈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板块，南京城墙作为军事防御工事所见证的历史和发挥的作用，是南京城墙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城墙的夹层没有夯土，而是由一块块砖砌成的，这与元末出现的火器作战有关。

展品中有一件明万历六年（1578年）制造的铜质佛朗机，长约1.5米，可架在城墙垛口调整射击角度。其后部有一个长方形凹槽，用来装填子铳和弹药，发射后即可更换。嘉靖元年（1522年），明军在珠江口击败葡萄牙舰船，缴获20多门佛朗机。这种先进火炮的威力让明军印象深刻，朝廷当即下令工部在南京兵仗局进行仿制，首批试制成功的26门佛朗机成为守卫南京城墙的利器。

南京城墙还见证了抗日激战。博物馆内展出了一批抗战文物：“中华东门”“中华西门”匾额上，弹孔痕迹清晰可见；武定门机枪暗堡内发现的水烟壶、雪花膏瓶、印章、刺刀和子弹等，正是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中，武定门守军反抗侵华日军的见证。

走出展厅，沿着仿照中华门瓮城马道设计的坡道上行，来到博物馆的屋顶，这是一个宽阔的观景平台，目之所及是绵延的中华门段城墙。“博物馆和周边风貌融为一体，既尊重了城墙、尊重了历史，又让百姓感受到城市发展和美好生活。”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上海大学教授安来顺参观南京城墙博物馆后评价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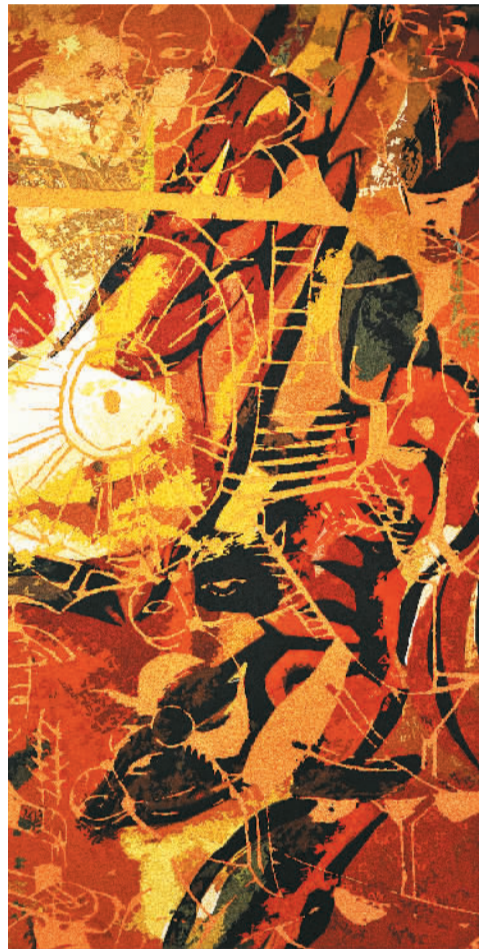
“南京城墙博物馆规划、设计、建设的各个环节，处处体现了对文物的尊重，妥善处理了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间的关系。”马麟介绍，目前，南京、西安、兴城、荆州、襄阳、临海、寿县、凤阳等14座城市的明清城墙联合申遗，涵盖了“都城—府城—县城—卫所城”的完整体系，而南京城墙博物馆是中国明清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最大展示地。



博物馆内展示的城砖。

潘鲁生：守护民间艺术 传承文化根脉

本报记者 邹雅婷



潘鲁生纤维手绣作品《风调雨顺》。 国博供图

抢救保护民间艺术 是我们的使命

记者：您最早开始田野调查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感触？后来为何一直坚持，是什么驱动着您不断到民间去？

潘鲁生：上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到民间去调查采风。记得1981年暑假到山东烟台的石岛、大渔岛写生时，看到当地渔民贴在窗户上的窗花特别生动鲜活，还有日常生活用的大鱼盘，十分喜欢，收集了一些回去作为创作素材。后来，我利用寒暑假时间陆续考察了山东菏泽、济宁、滨州、高密还有安徽亳州、河南商丘等地的年画、剪纸、面塑、玩具、泥塑等民间工艺品。那时候的民间手工艺活儿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商品化，充满了乡土气息和朴素的生活情感。工作以后，在张仃、王朝闻、张道一、孙长林等师长的鼓励下，我进一步走上了民间艺术调查研究和抢救保护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民间艺术是生活之美的创造，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只要走进田野，就会被那种刚健、质朴、热烈、美好的情感所感染。沉浸其中，我于1990年完成了第一部专著《论中国民间美术》。延安鲁艺出身的老一辈文艺家王朝闻在序言中写道，该书的出版“有利于消

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自那时起，自发的田野考察逐渐转化为守护民族民间文化的自觉行动，调查采风的范围也逐渐由山东扩展到全国。民间艺术向善向美的理想和老一辈文艺家的鼓励都给予了我坚定的力量。

记者：您在田野调查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您感觉时代的变化对民间艺术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潘鲁生：田野考察直接面对民间艺人和他们的作品，带给我丰富的感受和启发。这次展览中的每一件藏品都有难忘的记忆和故事。学生时代没有收入，收集藏品的主要方式是用习作交换。早期藏品中的胶东剪纸、年画等，就是给农民朋友画像换来的。还有一些物件看似没有贵重的价值，是被人丢弃后捡回来的。民艺收集不似古董收藏，收集的是日常生活用品，重要的是用心用情去发现，找到其中的价值。

时代变迁、社会转型，带给民间艺术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抢救保护民间艺术，赓续民族生活文脉，是文化学人的历史使命。

从乡土器物中 汲取温情和灵感

记者：这次展览中展示了大量民艺收藏品，包括传统刺绣、纺织、木刻、印染、年画、泥塑、剪纸、瓷绘、皮影等工艺门类。请您介绍一两组重要藏品及其背后的故事。

潘鲁生：民艺物件作为手工之物，源自生



潘鲁生纤维手绣作品《福虎镇宅》。 国博供图

活情感沟通与表达的需要。展览中有一组陶塑小孩模，在我的家乡菏泽是儿童用于玩泥巴的陶范。它们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斗孩模”是孩子们娱乐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孩子拥有孩模之后，便总想在同龄人中比试一番，比谁的孩模故事多，比谁讲得好，比谁做得多。孩子们在交换或交流中自然地增长了见识，了解了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也把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念、吉祥图案的寓意、美好的期待以及乡土生活中的人之常情都内化于心，成为他们长大后个人价值观念的基石。我想，这就是记忆，就是乡愁，是生活在乡土器物中的绵延。如果没有了它们，这种家乡的、生活的情感怎样维系、何以寄托呢？我们需要民间艺术，它们是纽带和桥梁，可以通向岁月和心灵更广阔、更远的境界。

记者：展览中还有您的艺术创作，请介绍几件代表性作品，它们源于什么创作灵感，从民间艺术中汲取了什么养分？

潘鲁生：艺术就像生活长河中泛起的浪花。从人民的生活中和实践里汲取创作营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路径。“到民间去”民艺展中《鲁班线》《中行有距》等系列作品，就是受民间木工工具墨斗的启发创作的，与这些作品并列展示的还有我收藏的墨斗。墨斗是中国传统木工匠作的重要工具，不同于西方标准化的计量工具，线的延展富有弹性，包含人与物、物与物关联融汇的创造力。通过墨斗弹线的纵横交织与无限延伸、交汇，转化为一种当代构成意味的图式表现，隐含传统价值的当代启示意义。

作品《大匠丝路》以丝路“百工匠作”为主题，运用长卷形式描绘了丝绸之路上的传统工匠技艺场景，其中包括手工艺制作、贸易通商及民俗文化的生活画卷，同时描绘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采珠、贸易经商及造船工艺等，展现了人们在漕船、海舟等运输工具上运载丝绸、陶瓷、香料的情景。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东西方的商贸之路，也是中华传统工艺文化的传播之路，这件作品通过表现丝路大匠劳作场面、技艺传承、风俗习惯等，突出丝路百工匠作的传播历程，展现丝绸之路上的传统工艺发展与变迁。

创新传播激起 更广泛的精神共鸣

记者：展览现场播放的视频提到了您参加的海外交流活动。在交流过程中，海外观众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及在此基础上创作出的当代艺术品？

潘鲁生：好的艺术作品，能够激起观者精神情感的共鸣。此次展览中的丝绸、陶瓷、金属媒材绘画作品曾于2014年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展出。海外观众对充满中国美学观念的作品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惊叹于深邃的中华文化所迸发出的创造活力。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安娜·玛丽亚教授说：“晶莹剔透的鲁班线，在如大脑构造般的迷宫地图里寻找方向和道路，沉默地、无休止地奔跑，时而断裂，时而延续，跳跃着缠绕在巨大的瓷瓶上，在无尽的延续中盛开了鲜活生命之花。”从民间艺术出发，回归生命本源，探寻艺术的表现空间，也为东西方艺术在精神层面上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记者：以民间艺术为主题的展览，对于年轻人有吸引力吗？怎样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和感受我们民族文化的根脉？

潘鲁生：乡土民间艺术里，有中华文化的根脉，具有天然的亲和力。现在，中小学乡土教材吸纳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孩子们从小接受爱乡爱土的教育，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自觉。这个展览中比较受年轻人欢迎的是由年画转化的《门神》装置和《天地》系列纤维作品，他们在这两组作品前停留并合影留念。我们的文化艺术有根基有传统，也在不断演化和发展，生活的脚步、时间的流动不停歇，一代代新人在成长，我们要传递的就是一种行之久远的精神力量，亲切绵长。



“到民间去——潘鲁生民艺展”现场。

杜建坡摄